

#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This is a contribution from LALI 23:3

© 2022.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This electronic file may not be altered in any way. The author(s) of this article is/are permitted to use this PDF file to generate printed copies to be used by way of offprints, for their personal use only.

Permission is granted by the publishers to post this file on a closed server which is accessible only to members (students and faculty) of the author's/s' institute. It is not permitted to post this PDF on the internet, or to share it on sites such as Mendeley, ResearchGate, Academia.edu.

Please see our rights policy on <https://benjamins.com/content/customers/rights>

For any other use of this material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should be obtained from the publishers or through the Copyright Clearance Center (for USA: [www.copyright.com](http://www.copyright.com)).

Please contact [rights@benjamins.nl](mailto:rights@benjamins.nl) or consult our website: [www.benjamins.com](http://www.benjamins.com)

# 海豐閩語持續體貌標記的特徵與來源

徐宇航 [Yuhang Xu]

澳門大學 / University of Macau

閩語的持續體貌表現形式及標記多與表處所的介詞結構有關，此為閩語學界公認的事實。然而，處於語言接觸地帶的海豐閩語「動作」、「狀態」、「事件」持續體貌卻分別由[to<sup>35</sup>]、[nin<sup>53</sup>]、[tsu<sup>22</sup>]三種不同標記表示。三種持續體貌標記形式特徵各異，狀態、事件持續體貌標記更是來源不明。本文運用語言接觸理論，通過比較論證，證明海豐閩語動作持續標記[to<sup>35</sup>]源於譜系一致，地緣關係密切的粵東潮汕閩語，狀態持續標記[nin<sup>53</sup>]則源於區域內接觸頻繁的客家話，事件持續標記[tsu<sup>22</sup>]與廣東、海南閩語具有類型一致特徵，是閩語表處所介詞結構簡省的結果。海豐閩語持續體貌標記的特徵及來源，對與海豐閩語一樣處在多語多方言接觸地帶的漢語方言，具有類型學意義。

**關鍵詞：**海豐閩語，客家話，持續體貌標記，語言接觸

## 1. 前言

海豐縣為廣東汕尾市所轄，東鄰陸豐縣，西接惠東縣，北有陸河縣，南為汕尾市區。海豐縣城以閩南語為主要通行方言，縣內另有客、粵、占米話（一種粵、閩、客混合語）、漁民疍家話等其他方言分佈，語言生態複雜，接觸現象時有發生。《中國語言地圖集》（第二版）將海豐閩語劃歸閩語閩南片的潮汕小片。潘家懿、鄭守智(2010)從移民歷史、音韻差距和詞彙異同論證了海豐閩語與潮汕閩語的區別，認為海豐閩語屬粵東閩語西片的陸海小片，有別於汕頭、潮普等東片粵東閩語。海豐閩語的內部分類、與鄰近潮汕閩語的關係，及其在閩南區域中的位置，則有更為細緻的論述。據潘家懿(1996)，海豐閩語可細分為北片、中片、南片。海豐縣城海城話屬中片閩南語，其音韻特點包括：有[-m,-n,-ŋ]/[-p,-t,-k]三套鼻音/塞音韻尾，並有鼻化元音與喉塞韻尾；有平上去入各分陰陽八個單字調；通攝「龍、宮」等字讀[iɔŋ]，「綠、竹」等字則讀[iok]；山攝「酸、飯」等字讀[ũ]，「八、

節」等字則讀[eʔ]；蟹攝「買、雞」等字讀[ei]。從上述音韻特點可見，中片海豐閩語的韻類分佈有別於鄰近的潮汕閩語，反而與距離稍遠的漳州閩語更為接近。這種音韻特徵所反映的語言屬性亦同於運用歷史比較法分群的結果。<sup>1</sup>北片海豐閩語上聲不分陰陽，只有七個單字調，且明、泥、來三母多讀[b-,l-,g-]，較之中片更接近漳州閩南語。南片海豐閩語則「龍、宮」讀[en]，「酸、飯」讀[ŋ]，「買、雞」讀[oi]，「八、節」讀[oiʔ]，韻類特點上與潮汕閩語非常類似。潘家懿(1996)還指出，從詞彙分佈上看，北片海豐閩語受周圍客家話作用最大，南片則深受粵語影響。

本文考察海豐縣城閩語（即中片海豐閩語，下簡稱海豐閩語）的持續體貌形式與標記。據Comrie (1976)對時體概念的區分、Bybee et al. (1994)對體貌性質與關係的描述、Heine & Kuteva (2002)以跨語言事實對體貌來源的分類及施其生(2013)對閩南語持續體貌的定義，海豐閩語持續體貌可細分為「動作持續」、「狀態持續」與「事件持續」。海豐閩語三種持續體貌分別由形式不一，來源不同的標記表示，異於相鄰粵東潮汕閩語來源單一的持續體貌標記形式。對海豐閩語持續標記的描寫可見於楊必勝、陳建民(1996[1984])及施其生(2013)。同時，羅志海(1995)在語法例句描寫和楊必勝(1996)在語氣詞描寫上亦有所提及。《漢語方言地圖集·語法卷》（曹志耘2008）圖66、67、68描寫來源不同的進行/持續體貌標記在漢語方言中的分布時，也對海豐閩語的持續體貌作了描述。圖66以例句「他吃著飯呢。」描寫持續體貌標記時，認為海豐閩語用「在」表示進行體（即本文所說的「動作持續」），圖67以例句「他坐著。」，圖68以例句「路上停著一輛車。」描寫持續體貌時，認為海豐閩語的持續體貌標記來源分別屬「無對應結構」與「其他」。「無對應結構」、「其他」這樣的描述顯然無法揭示海豐閩語持續體貌來源的特徵。可見，海豐閩語持續體貌在語言事實描寫、時體分類及體貌來源考察深度上皆有發展空間。本文就海豐閩語持續體貌形式與標記的特徵作進一步調查與描寫，並探究其形成機制與來源。

本文的海豐閩語持續體貌特徵材料主要通過田野調查取得，主要發音合作人NGL，男，30歲，出生並成長於海豐縣城海城地區，以海豐閩語為母語，兼及使用粵語、官話和英語。除了主要發音人，調查

1. 參鄭至君、郭必之(2017)。

例句亦已多次向主要發音人的海豐籍親友取證。楊必勝、陳建民(1996 [1984])、羅志海(1995)對海豐閩語的描寫亦是本文參考的語料。

論文主要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介紹閩南語持續體貌及其標記研究的具體情況；第二部分對海豐閩語三種持續體貌及其標記的表現特徵作深入描寫，以加強海豐閩語持續體貌在語言事實上的描寫深度；第三部分對海豐閩語三種持續體貌標記的來源作細緻考究，以語言接觸理論的一般原則測試標記與模式語的吻合程度，並通過比較論證的方法，證實及證否學界對海豐閩語三種持續體貌標記來源的推測。

## 2. 閩南語的持續體貌形式與標記

閩南語持續體貌形式與標記，已有諸多研究，這些研究有個別研究與綜合研究之別。如楊秀芳(1992)從歷時角度討論閩南語「著」標記的來源及其持續體貌用法。王建設(2004; 2010)、林天送(2006)亦注重歷時角度，主要從明清戲文的記錄考察泉州閩南語持續標記的變化。曾南逸、李小凡(2013)也以明清戲文作為考察對象，論證泉州閩南語持續體標記「咧」是由充當介詞賓語的處所詞「處」虛化而來，並指出清末民國時期「咧」虛化導致了音變，最終形成現代泉州閩南語的「咧」。連金發(2005)從明清戲文用例討論閩南語多功能詞「處」從方位詞到體貌標記轉變時，也論及閩南語持續體貌用法。閩南語持續體貌形式與標記亦有諸多從共時角度描寫與分析的論著，如黃丁華(1958)論及廈門閩南語表持續的時態助詞，李如龍(1996)側重泉州閩南語持續體貌的描寫，施其生(1996)著重描寫汕頭閩南語的持續體貌，張燕潔(2013)描寫澄海閩南語持續體貌，吳秋麗(2008)則分析泉州閩南語持續標記由介詞虛化而來的步驟。林頌育(2009)亦從共時角度描寫漳州角美閩南語持續標記，林頌育(2008; 2010)兩篇論文則以漳州角美閩南語為描寫起點，論證閩南語持續體貌標記來源於「方位介詞短語虛化」。陳曼君(2017)綜合歷史文獻與方言現狀，將閩南語持續標記分為兩類，討論閩南語持續標記虛化所經歷的路徑。

上述諸論文皆以一個或幾個閩南語點為論述對象，討論其持續體貌形式與標記。比較多種閩南語，綜合討論閩南語持續體貌以施其生(2013)體系最為清晰，例證最為豐富。施其生通過對福建、台灣、廣東、海南11個閩語點的調查，討論閩南語持續體貌形式分類與標記異

同，將閩南語持續體貌分為「動作持續」、「狀態持續」與「事件持續」三類，指出閩南語持續體貌形式由「副詞-形尾-句末助詞」形式系列表示，這些標記來源與表所在介詞結構有直接關係。根據施其生的描寫，閩南語「動作持續」常以「持續標記+V」表示；「狀態持續」則常以「V+持續標記」和「動詞重疊」式表示；「事件持續」言及句子所述事件的整體持續，常以「VP+持續標記」表示。至於其中「持續標記」的具體形式，則不同地區閩南語具有音形差異。施先生論文亦討論了潮汕、漳州閩南語「動作持續」、「狀態持續」中「使然」與「非使然」兩套體貌形式及其殘餘，並指出雷州、海南閩語在體貌系統與體貌形式來源上與福建-台灣片及潮汕片閩語有較大差別。

施其生(2013)對閩南語諸多方言點持續體貌形式與標記皆作了細緻準確的梳理與分析，但對海豐閩語狀態持續標記「[nin53]」與事件持續標記「[tsu22]」的來源仍尚無定論。可見，處於廣東中部的海豐閩語在持續體貌表現上，承東西之別，異於其東面的潮汕、福建、台灣閩語，亦不同其西面的粵西、海南閩語，呈語言過渡地帶特徵，是觀察語言接觸的極佳場所，具深入描寫與討論之空間。

### 3. 海豐閩語的持續體貌形式與標記

#### 3.1 動作持續體貌形式與標記

動作持續指謂詞動作本身的持續，動作持續體貌除了稱「持續體」外，亦稱為「進行體」。海豐閩語的動作持續體貌由動詞前加標記[ $to^{35}$ ]表示，[ $to^{35}$ ]可弱化為[ $lo^{35}$ ]。[ $to^{35}$ ]與其後動詞組成一個韻律單位，在句中其聲調讀為前變調。因此，海豐閩語動作持續形式為「[ $to^{35-223}$ ]+V」，持續標記為[ $to^{35}$ ]，<sup>2</sup>如：

- (1) 阮還[ $to^{35-223}$ ]講話。(我們還在說話。)
- (2) 伊[ $to^{35-223}$ ]領件紅色衫。(他在穿一件紅色衣服。)

---

2. 閩語的[ $to^{35-223}$ ]寫法有很多，如「在」、「伫」、「著」等，梅祖麟(1989)曾考證[ $to^{35-223}$ ]的本字為「著」，本文不討論[ $to^{35-223}$ ]的本字問題，故以音標表示，特此說明。

海豐閩語動作持續體貌形式與相鄰的粵東潮汕閩語，乃至福建閩南語非常相似，體貌標記[ $to^{35}$ ]更是與潮汕閩語趨於一致，如：

- (3) 潮州：伊[ $to^{35-223}$ ]/[ $lo^{35-223}$ ]跑步。(他在跑步。)<sup>3</sup>  
 (4) 漳州：口外[ $li^{22-21}$ ]落雨。(外面在下雨。)<sup>4</sup>  
 (5) 泉州：我[ $la\eta^{55}$ ]食，伊[ $la\eta^{55}$ ]洗手噢。(我在吃飯，她在洗手呢。)<sup>5</sup>

潮州閩語的[ $to^{35}$ ]由[ $to^{35-223} h\eta^{53-223} ko^{223}$ ]（意謂：在那裡）省略而來（[ $to^{35-223} h\eta^{53-223} ko^{223}$ ] > [ $to^{35-223} ko^{223}$ ] > [ $to^{35}$ ]），漳州閩語的[ $li^{22}$ ]是[ $ti^{22-21} le\eta^{121}$ ]（意謂：在那）的弱化省略式，泉州閩語的[ $la\eta^{55}$ ]則由[ $tu^{22} la\eta^{55}$ ]（意謂：在那）簡化形成，皆為表處所介詞結構的簡省。<sup>6</sup>潮州、漳州閩語保留表處所介詞結構中與「在」同義的介詞部分，泉州閩語則保留相當於「那裡」的處所後綴，在介詞結構的簡省類型上具有差別。<sup>7</sup>海豐閩語亦有表處所介詞結構置於動詞前的形式，如：

- (6) 伊還[ $to^{35} hi^{53-223}$ ]講話。(他還在那兒說話。)

例(6)除了表示「他說話」這個動作持續之外，還言明說話的地點是「在那裡」。可見，海豐閩語的[ $to^{35}$ ]源於表處所介詞結構[ $to^{35} hi^{53}$ ]，亦是介詞結構簡省的結果。同時，在海豐閩語表處所介詞結構[ $to^{35} hi^{53}$ ]中，[ $to^{35}$ ]明顯為義同「在」的介詞成分，「[ $hi^{53}$ ]」為遠指代詞。<sup>8</sup>由此可知，在簡省結構的類型上，海豐閩語亦同於潮州、漳州閩語保持介詞成分的模式，而有別於泉州閩語。

3. 潮州閩語語料為調查所得。本文潮州閩語發音合作人CYR，女，調查時62歲，出生並居住於潮州市區，下同。

4. 語料參考施其生(2013)。

5. 語料參考張雙慶主編(1996:202)。

6. 參考李如龍(1996:202)、施其生(2013)、周長楫(2006:6)。事實上，除了閩南語，福建閩東閩語動作持續標記也有採用介詞結構簡省的用法，與海豐閩語亦為同類，參考陳澤平(1996)、吳瑞文(2011)等，因本文集中論述閩南語的持續體貌，故不過多涉及閩東閩語現象，特此說明。

7. 參考劉丹青(1996:26)。

8. 海豐閩語[ $hi^{53}$ ]為其遠指代詞，與其他閩語遠指代詞來源一致，可寫作「許」。

### 3.2 狀態持續體貌形式與標記

狀態持續指謂詞動作所形成的狀態或結果的持續。因與謂詞關係的差別，狀態持續還可再細分為「動作狀態持續」、「結果狀態持續」及「伴隨狀態持續」。

#### 3.2.1 動作狀態持續體貌形式與標記

「動作狀態持續」言及句子謂詞所形成狀態的持續，這種持續可稱為「典型持續體」。海豐閩語以動詞加標記[nin<sup>53</sup>]表示，體貌形式為「V+[nin<sup>53</sup>]」，體貌標記為[nin<sup>53</sup>]，當體貌標記後接賓語時，[nin<sup>53</sup>]常要變調讀為[nin<sup>53-223</sup>]，如：

- (7) 伊頌[nin<sup>53-223</sup>]件紅色衫。(他穿著一件紅色衣服。)
- (8) 門開[nin<sup>53</sup>]，內底無儂。(門開著，裡面沒人。)
- (9) 汝坐[nin<sup>53-223</sup>]講。(你坐著講。)

例(9)本質上是連動句式，句中涉及兩個動作：「坐」與「講」。不過，海豐閩語連動句式的持續形式與單一動詞句式一致，皆為「V+[nin<sup>53</sup>]」，持續標記亦都為「[nin<sup>53</sup>]」。除了單純的「V+[nin<sup>53</sup>]」結構表示狀態持續之外，狀態持續標記亦可與動作持續標記共現，以「[to<sup>35-223</sup>]+V+[nin<sup>53-223</sup>]+O」形式表示。如「他在吃著飯。」這句話在海豐閩語中可有兩種表達：

- (10) 伊[to<sup>35-223</sup>]食飯。
- (11) 伊[to<sup>35-223</sup>]食[nin<sup>53-223</sup>]飯。

前者表示動作持續，後者將「吃著飯」理解為「吃飯」狀態的持續，故以「[to<sup>35-223</sup>]+V+[nin<sup>53-223</sup>]+O」表示。換言之，這種「[to<sup>35-223</sup>]+V+[nin<sup>53-223</sup>]+O」結構，是雜糅「動作持續」與「狀態持續」的結果，本質上也是一種狀態持續。

### 3.2.2 結果狀態持續體貌形式與標記

「結果狀態持續」言及謂詞的動作義已淡化，句子的持續狀態是由謂詞動作所形成的結果，這種持續體貌或稱為「存續體」或「成績體」<sup>9</sup>，海豐閩語仍以「V+[nin<sup>53</sup>]」表示，如：

(12) 行李還放[nin<sup>53</sup>]在這。(行李還在這放著呢。)

(13) a. 鋪頂困[nin<sup>53-223</sup>]個儂。(床上躺著一個人。)

(14) 黑板畫[nin<sup>53-223</sup>]蜀幅畫。(黑板上畫著一幅畫。)

在施其生(2013)的描寫中，「床上躺著一個人。」海豐閩語亦可用「鋪頂困個儂[to<sup>35-223</sup> hi<sup>53</sup>]」表示。經調查，海豐閩語「床上躺著一個人。」說法有以下三種：

- (13) a. 鋪頂困[nin<sup>53-223</sup>]個儂。  
 b. 鋪頂困個儂[to<sup>35-223</sup> hi<sup>53</sup>]。  
 c. 鋪頂困[nin<sup>53-223</sup>]個儂[to<sup>35-223</sup> hi<sup>53</sup>]。

據發音人語感，當句子出現[to<sup>35-223</sup> hi<sup>53</sup>]時，如(13b-c)，語義中「在那裡」的意味尚在，並非僅為純粹的持續體貌句式。類比鄰近海豐閩語的潮州閩語「床上躺著一個人。」可以「眠床頂[uk<sup>51-31</sup>]個儂[to<sup>35-21</sup> ko<sup>21</sup>]。」表示的現象可知，海豐閩語結果狀態持續表示方式具有「層次疊加」的特徵：

層次一： V+O+[to<sup>35-223</sup> hi<sup>53</sup>]

層次二： V+[nin<sup>53-223</sup>]+O+[to<sup>35-223</sup> hi<sup>53</sup>]

層次三： V+[nin<sup>53-223</sup>]+O

形式差異實為表處所介詞結構[to<sup>35-223</sup> hi<sup>53</sup>]與體貌標記[nin<sup>53</sup>]的競爭。據語言調查結果可知，「層次三」是目前海豐閩語最常用的結果狀態持續表達方式，「層次一」與「層次二」屬於「合法而不常用」形式。同時，「層次三」「V+[nin<sup>53-223</sup>]+O」表狀態持續的特徵更加明確，「層次一」與「層次二」句式中介詞結構的「處所義」仍在。簡

9. 參考劉丹青(2008:467)。



言之，海豐閩語結果狀態持續體貌展現出有如「層次疊加」的特徵，這種「層次疊加特徵」源於表處所介詞結構「[to<sup>35-223</sup> hi<sup>53</sup>]」與體貌標記「[nin<sup>53-223</sup>]」的競爭。在這種競爭中，體貌標記「[nin<sup>53-223</sup>]」較有優勢。

「[nin<sup>53-223</sup>]」的優勢除了有發音人語感證明外，連動句式的持續表現形式亦是重要證據。在連動句式中，海豐閩語只能以「V+[nin<sup>53-223</sup>]+O+VP<sub>2</sub>」表示，不能以「V+O+[to<sup>35-223</sup> hi<sup>53</sup>]+VP<sub>2</sub>」，如「戴著帽子找帽子。」，海豐閩語必須表達為：

(15) a. 戴[nin<sup>53-223</sup>]帽[ts<sup>h</sup>ue<sup>11-223</sup>]帽。

不能表達為：

b. \*戴帽[to<sup>35-223</sup> hi<sup>53</sup>][ts<sup>h</sup>ue<sup>11-223</sup>]帽。

用「V+[nin<sup>53-223</sup>]+O+[to<sup>35-223</sup> hi<sup>53-223</sup>]+VP」表示的句子合法而句義有別：

c. 戴[nin<sup>53-223</sup>]帽[to<sup>35-223</sup> hi<sup>53-223</sup>][ts<sup>h</sup>ue<sup>11-223</sup>]帽。

例(15c)的句義會變成「戴著帽子在那兒找帽子。」，處所義明顯。同時，句式中[to<sup>35-223</sup> hi<sup>53</sup>]的[hi<sup>53</sup>]必須讀變調[hi<sup>53-223</sup>]。這種變調特徵顯示了[to<sup>35-223</sup> hi<sup>53-223</sup>]與其後的語音單位組成韻律結構，而非與前面的語音單位組合的語言事實，即[to<sup>35-223</sup> hi<sup>53</sup>]與連動句式VP<sub>2</sub>關係更為密切。簡言之，在(15c)中，「[to<sup>35-223</sup> hi<sup>53-223</sup>]」不作VP<sub>1</sub>的持續標記，而是成為了VP<sub>2</sub>的地點狀語。

由上述論證可知，海豐閩語「結果狀態持續」雖有不同的體貌表現形式，但還是以「V+[nin<sup>53-223</sup>]+O」為最常見形式。介詞結構「[to<sup>35-223</sup> hi<sup>53-223</sup>]」表示持續體貌僅限於單一動詞句式，不能出現在連動句式，且介詞結構的「處所意義」仍在。因此，海豐閩語「結果狀態持續」標記應為「[nin<sup>53-223</sup>]」，表處所介詞結構「[to<sup>35-223</sup> hi<sup>53-223</sup>]」尚未虛化為體貌標記。

這種體貌表現形式的疊加現象在其他方言中亦有類似。如Lien (2007)就曾在歷時層面討論泉州閩語經歷體標記「曾cheng<sup>5</sup>」與「識

pat<sup>4</sup>」的疊加現象<sup>10</sup>，並論證「曾」、「識」連用與「曾」在消極語境中的限制是「識」發展成經歷體標記的關鍵。泉州閩語經歷體標記疊加現象與海豐閩語結果狀態持續體貌的疊加互不蘊含，平行發展，共證體貌疊加現象的可能性。

### 3.2.3 伴隨狀態持續體貌形式

「伴隨狀態持續」言及持續狀態作為句子謂詞的伴隨成分，表示持續狀態中出現了另一個事態，前者的持續過程成為後一事態密不可分的伴隨結構<sup>11</sup>。海豐閩語主要以「重疊」形式表示。具體來說，這種重疊亦可細分為兩種形式，第一種形式為單純的動詞重疊「V+V...」動詞既可一次重疊，亦可多次重疊，如：

(16) 伊講講講就[to<sup>35-223</sup>]哭。(他說著說著就哭起來了。)

(17) 恁做呢唱唱好隨時[suk<sup>11</sup>]掂?(你們怎麼唱著唱著就停了?)

第二種形式為動詞加詞尾再重疊「V+[a<sup>33-223</sup>]+V」，如：

(18) 行啊行唔知行邁底塊去。(走著走著不知走到哪裡去了。)

(19) 食啊食食條蟲出來。(吃著吃著吃出一條蟲子來。)

由上述描寫可知，海豐閩語的「伴隨狀態持續」是由動詞重疊的形式表示，並非用體貌標記表示。同時，伴隨狀態持續亦可與動作持續標記[to<sup>35</sup>]共現，如(16)。因本文主要討論持續體貌標記特徵與來源，故對這種動詞重疊形式僅作描寫，不作詳細討論。

### 3.3 事件持續體貌形式與標記

事件持續指句子整個謂語所陳述事件、情況的持續，亦稱為「情況持續」。海豐閩語的事件持續體貌以句末助詞[tsua<sup>22</sup>]或[tsu<sup>22</sup>]為體貌標記，持續體貌形式為「VP+[tsua<sup>22</sup>]/[tsu<sup>22</sup>]」，如：

(20) 時間還早[tsua<sup>22</sup>]/[tsu<sup>22</sup>]。(時間還早著呢。)

(21) 伊咁未收工[tsua<sup>22</sup>]/[tsu<sup>22</sup>]。(他這會兒沒下班呢。)

10. 「曾」、「識」疊加例子為論文匿名評審專家所告知，特此致謝。

11. 參考施其生(2013)。

(22) 伊未遭十八歲[tsua<sup>21</sup>]/[tsu<sup>22</sup>]。(他沒滿十八歲呢。)

海豐閩語事件持續標記可與動作、狀態持續標記共現，形成雜糅的持續體貌形式。根據發音人的語感，在事件持續標記單獨出現的句子中，既可用[tsua<sup>22</sup>]，也可用[tsu<sup>22</sup>]，[tsua<sup>22</sup>]比[tsu<sup>22</sup>]更具強調意味。在多種持續標記共現的句子中，事件持續標記多用[tsua<sup>22</sup>]，較少使用[tsu<sup>22</sup>]，如：

「事件持續標記」與「動作持續標記」結合，形成[to<sup>35-223</sup>]+VP+[tsua<sup>22</sup>]結構：

(23) 伊[to<sup>35-223</sup>]跑步[tsua<sup>22</sup>]，無閒聽電話。(他在跑步呢，沒空聽電話。)

「事件持續標記」與「狀態持續標記」結合，形成V+[nin<sup>53-223</sup>]+O+[tsua<sup>22</sup>]結構：

(24) 塗駁點[nin<sup>53-223</sup>]蠟燭[tsua<sup>22</sup>]，[mai<sup>223-35</sup>]踢著。(地上點著蠟燭呢，別踢到。)

「事件持續標記」與「動作持續標記」、「狀態持續標記」結合，形成[to<sup>35-223</sup>]+V+[nin<sup>53-223</sup>]+O+[tsua<sup>22</sup>]結構：

(25) 伊還[to<sup>35-223</sup>]頌[nin<sup>53-223</sup>]許件衫[tsua<sup>22</sup>]。(她還在穿著那件衣服呢。)

雜糅句式本質上亦為事件持續的一種，言及句子所述情況作為持續的事件，只不過這個事件中涉及動作的持續與狀態的持續。三種持續標記句法層次有別，並行不悖。事件持續標記[tsua<sup>22</sup>]比[tsu<sup>22</sup>]有更強烈的語氣色彩，符合句末助詞的語用特徵，故比[tsu<sup>22</sup>]的使用範圍更廣。據楊必勝(1996: 139)，海豐閩語事件持續標記[tsua<sup>22</sup>]同時也是個多功能語氣助詞，為[tsu<sup>22</sup>]與[a<sup>33</sup>]（「啊」）的合音，即[tsu<sup>22</sup>]+[a<sup>33</sup>]=[tsua<sup>22</sup>]。如此，海豐閩語事件持續標記[tsua<sup>22</sup>]與[tsu<sup>22</sup>]應為同一形式，前者比後者多了語氣成分，後者為前者的簡省形式。因本文主要考察持續標記的形式，並不過多涉及語氣成分，為行文方便，下文以[tsu<sup>22</sup>]表示海豐閩語事件持續標記。

#### 4. 海豐閩語持續標記的來源

如上文所述，海豐閩語「動作持續」、「狀態持續」與「事件持續」分別由「[to<sup>35</sup>]+V」、「V+[nin<sup>53</sup>]」和「VP+[tsu<sup>22</sup>]」表示。施其生(2013)曾提及，海豐閩語動作持續體貌形式「[to<sup>35</sup>]」可能來自潮汕閩語的「[to<sup>35</sup>]」，事件持續體貌形式「[tsu<sup>22</sup>]」可能來自粵語，與表處所的介詞結構沒有關係，狀態持續體貌形式「[nin<sup>53</sup>]」也看不出與表處所介詞結構的關係，其來源仍有待探討。本文從音韻形式與語法功能角度比較海豐閩語三種持續標記，論證三種持續標記的來源與發展。

##### 4.1 海豐閩語動作持續標記[to<sup>35</sup>]的來源

海豐閩語動作持續標記「[to<sup>35</sup>]」語音形式與潮汕閩語一致，動作持續標記的語法功能亦同於潮汕閩語，因此施先生對海豐閩語動作持續標記「[to<sup>35</sup>]」的推測具合理性，[to<sup>35</sup>]屬海豐閩語與潮汕閩語的語法共性。海豐閩語與潮汕閩語在語言譜系上皆屬閩南語，從潮汕與海豐的地緣關係可知，閩系移民從陸路進入海豐，須經過潮汕，移民史也有明代江西、福建、潮州、惠州諸縣移民入海豐之記錄。<sup>12</sup>可見海豐閩語的形成，與潮汕閩語關係密切。基於此，海豐閩語動作持續標記來自潮汕閩語的論斷，除了標記音韻形式與語法功能完全吻合的直接證據外，亦有語言譜系、地緣關係、移民路線等方面的間接證據，海豐閩語動作持續標記「[to<sup>35</sup>]」應源於潮汕閩語，或兩者有共同的音義演變路徑。

##### 4.2 海豐閩語狀態持續標記[nin<sup>53</sup>]的來源

較之鄰近海豐閩語的潮汕閩語及其他地區閩語，我們的確無法找到與海豐閩語狀態持續標記「[nin<sup>53</sup>]」相類似的形式，可見海豐閩語的「[nin<sup>53</sup>]」未必是閩語表處所介詞結構虛化而來的持續標記形式。因此施其生(2013)對此標記的來源存疑。海豐閩語語言譜系上屬閩語，地理位置上接近粵東潮汕地區，且歷史上有來自福建的移民記錄。與此同時，海豐地區又有較多人口使用客家話，海豐閩語長期與客家話共居，區域內聚集了大量閩客雙語使用者。因此本文將海豐閩語狀態

12. 參考吳建新(1991)。

持續標記與有地緣接觸關係的客家話作比較，為「[nin<sup>53</sup>」的來源與發展，尋找新的線索與證據。經比較，海豐閩語狀態持續標記「[nin<sup>53</sup>」與各地客家話在語音形式與語法功能上皆有相似，海豐閩語的狀態持續標記「[nin<sup>53</sup>」應是語言接觸的產物，與閩語表處所的介詞結構沒有直接關係。以下論證這一觀點。

首先，從音韻角度上看，海豐閩語狀態持續標記「[nin<sup>53</sup>」與客家話持續標記音同或音近。考察位於海豐縣北部，與其接壤的陸河地區客家話可知，陸河客家話的狀態持續標記用「[ŋin<sup>24</sup>」，如<sup>13</sup>：

(26) 門背落[ŋin<sup>24-33</sup>]水。(外面在下雨。)

(27) 坐[ŋin<sup>24-33</sup>](來)食。(坐著吃。)

(28) 倚[ŋin<sup>24</sup>]，唔好動！(站著，別動！)

陸河客家話的「[ŋin<sup>24</sup>」與海豐閩語的「[nin<sup>53</sup>」聲母皆為鼻音，韻母[in]完全一致，聲調亦都源於上聲，語音形式極為相近，具有同源可能性。

當然，從邏輯角度而言，海豐閩語狀態持續標記「[nin<sup>53</sup>」與陸河客家話的「[ŋin<sup>24</sup>」在音韻形式上極為相近，並不能證明海豐閩語的「[nin<sup>53</sup>」源於客家話。這種形式的相近亦存在陸河客家話借自海豐閩語或兩者只是語音形式巧合類同的可能性。此時，只要把考察範圍擴大，即可有效解決問題。除了位於海豐縣北部的陸河客家話，海豐縣西部有惠州客家話，東部有陸豐、揭西（普寧）客家話。陸河以北還有廣東客家話的腹地梅州與河源。考察這些地區客家話的持續標記，可為海豐閩語狀態持續標記的來源提供有力證據。上述各地客家話的動作持續與狀態持續體貌表示形式一致，皆為「V+持續標記」，其中的「持續標記」語音形式相近，可視為同源標記的語音分化，如：

(29) 梅縣：V+[ten<sup>31</sup>]/[ten<sup>31</sup> ne<sup>21</sup>]  
外背落[ten<sup>31</sup>]/[ten<sup>31</sup> ne<sup>21</sup>]雨。(外面正下著雨。) <sup>14</sup>

(30) 惠州：V+[ten<sup>31</sup>]  
桌頭放[ten<sup>31</sup>]一盆飯。(桌子上放著一盆飯。) <sup>15</sup>

13. 陸河客家話持續體貌形式語料材料來自中國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海內外客家話的語料庫建設和綜合比較研究」（項目號：14ZDB103），特此致謝。

14. 參考林立芳(1996:38)。

15. 參考惠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2008:4394)，並已調查核實。

(31) 海陸：V+[ten<sup>31</sup>]/[nen<sup>31</sup>]  
面瀝青走[ten<sup>31</sup>]/[nen<sup>31</sup>]出來。(臉色發青地跑著出來。) <sup>16</sup>

(32) 普寧：V+[ɲin<sup>42</sup>]  
坐[ɲin<sup>42</sup>]看好，還系企[ɲin<sup>42</sup>]看好?(坐著看好，還是站著看好?) <sup>17</sup>

由上述描寫可見，客家話的持續標記從梅縣、惠州地區的[ten]，到海陸腔的[nen]，再到揭西普寧的[ɲin]，是一種聲母弱化，韻母更替的音變。這種弱化音變在客家話中並不罕見。江敏華(2013)就曾指出，海陸、四縣客家話的持續體標記一般讀為[ten]，有些說話者會弱化為[nen]，語料《海陸客語短篇故事選集》<sup>18</sup>中，此持續體標記一律弱化為[nen]，並寫成「寧」字。可見無論是[ten]、[nen]，還是[nin]、[ɲin]，語音形式雖有異，但來源一致<sup>19</sup>。因此，從音韻角度看，海豐閩語的[nin]與梅縣、惠州、海陸、普寧客家話的持續標記同源。海豐閩語音系中韻母有[in]而無[en]，而聲母[ɲ-]、[n-]發音方法相近，因此持續標記[nin]，是海豐借入客家話「[ten]/[nen]/[ɲin]」類標記後依自身音系調整的結果，音韻上與客家話的「[ten]/[nen]/[ɲin]」相對應。

其次，從功能上講，客家話動作持續標記與狀態持續標記一致，皆為上述「[ten]/[nen]/[ɲin]」類標記。海豐閩語[nin<sup>53</sup>]僅用作狀態持續標記，功能取自客家話，使用範圍比客家話小，符合語言借用的一般原則。可見，海豐閩語「[nin<sup>53</sup>]」源於客家話。

那麼，既然客家話的「[ten]/[nen]/[ɲin]」類標記既可表示動作持續，亦可表示狀態持續，為何海豐閩語對該標記功能的借用，僅限於狀態持續，而不用於動作持續？只有明確功能借用與否的規則與界限，方可為海豐閩語「[nin<sup>53</sup>]」的借用與形成找到機制。

16. 語料參考江敏華(2013)。台灣的海陸腔客家話源於廣東海陸豐客家話，其語言譜系屬性在學界不具爭議，故台灣海陸客家話的持續標記用法可作為海陸豐客家話的參考。

17. 參考普寧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1995:672)，並已調查核實。

18. 《海陸客語短篇故事選集》收錄報章雜誌故事作為藍本，以海陸客語編譯而成。全書共三集，第一集為純羅馬拼音，無漢字，第二集為第一集的漢字本再加上兩篇故事，第三集為漢、羅對照，共二十八篇故事。該書作者詹益雲，以台灣新竹海陸客家話為語言基礎。(參江敏華(2013))

19. 楊永龍(2005)指出客家話的持續體標記來自「穩緊義形容詞」，本文不考證客家話整體持續標記的來源，故引用觀點以供參考，不作詳細討論。

我們認為，海豐閩語「[nin<sup>53</sup>]」僅借用客家話的狀態持續標記功能，不借用其動作持續標記功能，與閩南方言動作、狀態持續體貌的表示形式差異相關。如上文所述，海豐閩語與其他諸多閩語一樣，用來自表處所介詞結構的簡省形式置於動詞前，表示動作持續。這種動作持續的表達形式穩固，表處所介詞結構簡省形式與動詞間不能有其他成分插入。而表示狀態持續的形式，則在閩語內部具有差異。當狀態持續體貌句式帶賓語時，部分閩語，如福建的泉州、廈門，台灣的台中，廣東的潮汕等地，動詞後一般不加持續體貌標記，以無標記的方式表示狀態的持續，如「床上躺著一個人」，在廈門、台中、汕頭方言中可表示為<sup>20</sup>：

- (33) 廈門：眠床有儂咧倒。  
 (34) 台中：眠床頂倒蜀個儂。  
 (35) 汕頭：眠床頂[i<sup>35-21</sup>]睡個儂。

又如「他穿著一套新衣服」，在泉州、潮州閩語中可表示為<sup>21</sup>：

- (36) 泉州：伊頌<一>副新衫褲嘞。  
 (37) 潮州：伊頌<蜀>副新衫<[to<sup>21</sup>/lo<sup>21</sup>]>。

可見，在帶賓語的表持續體貌句式中，閩語句子主要動詞之後可直接加賓語而不加任何體貌標記，此時的狀態持續標記缺位。閩語帶賓語句式的狀態持續標記缺位，給客家話持續標記進入海豐閩語提供了可能。也因此，海豐閩語借入客家話既可表示動作持續，也可表示狀態持續的標記「[nin<sup>53</sup>]」時，只借用了其狀態持續標記用法，而不借用其動作持續標記用法。

基於此，海豐閩語狀態持續標記「[nin<sup>53</sup>]」的來源與形成機制已明確。這種形式與功能的借用，實為語言接觸過程中的「語法結構複製」。「語法結構複製」是語言接觸中「語法複製」的重要步驟，言及一種語言對另一種語言語法結構的模仿與移植。<sup>22</sup>由「語法結構複製」產生的語法範疇在世界語言及中國方言已有先例。譬如以法語

20. 語料參考施其生(2013)。

21. 泉州閩語語料參考李如龍(1996:204)，潮州閩語語料為調查所得。

22. 語法結構複製的概念與運作程序參考Heine & Kuteva (2002; 2003; 2005)、吳福祥(2009)、Matthews & Yip (2009)、郭必之&林華勇(2012)。

為上層語而屬於Creole語的語言Tayo，複製了同區屬於Melanesian語的Drubéa和Cèmuhi兩種語言中的雙數範疇，<sup>23</sup>而廉江粵語動詞後置成分「倒」，則是複製同區客家話多功能詞「倒」的結果。<sup>24</sup>

類比世界語言的「語法複製」模式，海豐閩語狀態持續標記「[nin<sup>53</sup>]」這個語法結構複製過程中，客家話為模式語，海豐閩語為複製語，狀態持續標記「[nin<sup>53</sup>]」為模式範疇，「[nin<sup>53</sup>]」的複製過程中，海豐地區知曉客家話的閩語使用者及雙語使用者起到了重要作用，結構複製的程序可沿用接觸引發語法化的策略：

- A. 知曉客家話的海豐閩語/雙語使用者注意到海豐閩語帶賓語句中狀態持續標記缺位的特徵，也留意到客家話有穩定的持續標記「[ten]/[nen]/[ɲin]」；
- B. 海豐閩語/雙語使用者依音系用「[nin<sup>53</sup>]」來與「[ten]/[nen]/[ɲin]」對應；
- C. 類比客家話的用法，海豐閩語/雙語使用者把「[ten]/[nen]/[ɲin]」表示「狀態持續」的方式複製到海豐閩語帶賓語的持續體貌句式；
- D. 最後，海豐閩語/雙語使用者把「[nin<sup>53</sup>]」作為狀態持續標記的功能擴大到無賓語句式，「[nin<sup>53</sup>]」成為海豐閩語所有類型句式的狀態持續體貌標記。

根據上述的策略與步驟，海豐閩語狀態持續標記「[nin<sup>53</sup>]」的來源與形成模式得以釐清。<sup>25</sup>

23. 用例參Heine & Kuteva (2005)、吳福祥(2009)。

24. 用例參郭必之&林華勇(2012)。

25. 本文匿名評審專家提出，海豐縣境內的西坑和黃羌等地客家話持續標記不是用ɲin24之類，而是用「著」（黃羌）、「緊」（西坑）等，論文須說明海豐閩語不選用「緊」而選用「ɲin24」的理由。我們認為，在語言接觸中，複製語較易受區域強勢的模式語影響。海豐閩語附近的客家話，如陸河、普寧等地客家話持續標記以讀鼻音聲母的「[nen]/[ɲin]/[ɲin]」類形式為主。如此，海豐閩語借入模式語客家話「[nen]/[ɲin]/[ɲin]」類標記，同以鼻音聲母標記形式顯現屬於借入常態。黃羌用「著」、西坑採用「緊[kin]」作持續標記在海豐地區客家話中屬罕見的非常態現象。黃羌、西坑位於海豐北部山區，地勢偏遠，影響力弱。因此，海豐閩語借入客家話持續標記時，選用區域內常見的鼻音聲母類標記，而沒有選用西坑地區的「緊」。本文另一匿名評審專家指出，無論是漢語和民族語言之間的接觸，抑或漢語方言間的接觸，因接觸而發生「複製」的語法成分都不止是單一個語法標記。因此海豐閩語從客家話「複製」了一個只有單一功能的[nin<sup>53</sup>]顯得有點突兀。事實上，海豐閩語的



### 4.3 海豐閩語事件持續標記[tsu<sup>22</sup>]的來源

承上文，施其生(2013)認為海豐閩語事件持續標記「[tsu<sup>22</sup>]」可能來自粵語。如海豐閩語事件持續標記真如施先生預測，直接借自粵語<sup>26</sup>，那麼其音韻特徵與語法功能皆要與粵語相對應。以下我們從標記形式的音韻對應、語法功能兩個角度比較海豐閩語事件持續標記「[tsu<sup>22</sup>]」與粵語「住」的關係。

從音韻對應角度看，粵語表持續體貌的「住」為中古澄母虞韻字，在廣州、香港等地粵語讀[tsy<sup>22</sup>]。海豐閩語音系不具[y]韻母，在粵語中讀[y]的虞韻字在海豐閩語中多讀[i]，如「廚、主、聚、區」等。因此，如海豐閩語直接借入粵語的「住」，最有可能的讀音應為[tsi]，而非[tsu]。事實上，我們也在羅志海(1995: 27)描寫海豐閩語的同音字彙中找到「住」讀音為[tsi<sup>35</sup>]的記錄。可見海豐閩語的[tsu<sup>22</sup>]，並非表示「住」的讀音。「住」的[tsu]類讀音，反而多見於潮汕閩語。同時，無論是潮汕還是海豐地區，皆非以「住」表示「居住」，海豐閩語表示居住的詞彙為「紮」，讀音為[tsap<sup>11</sup>]。

音韻對應或有較多概率耦合因素與音變詮釋空間，但海豐閩語[tsu<sup>22</sup>]與粵語「住」在語法功能上的區別，則是兩者關係的直接證據。根據張洪年(2007[1972])、李新魁等(1995)、彭小川(1996)、侍建國(2007)、鄧思穎(2009)的研究，粵語的「住」可細分為動詞詞尾「住<sub>1</sub>」和體貌助詞「住<sub>2</sub>」，前者緊跟動詞之後，作為「表示與動作、行

---

[nin<sup>53</sup>]除用作狀態持續標記，亦可置於動詞前，「[nin<sup>53-223</sup>]+V」表示動作反覆，如「[nin<sup>53-223</sup>]跳」表示反覆不斷地跳、「[nin<sup>53-223</sup>]拍」表示反覆不斷地打。在梅縣、陸河客家話中也有[kin<sup>31</sup>]+V表示動作反覆的用法，各地閩語如泉州閩語、漳州閩語、潮州閩語皆無[nin<sup>53</sup>]、[kin<sup>31</sup>]類標記加動詞表動作反覆用法（如潮州閩語動詞前表動作反覆的標記為[tiam<sup>21</sup>]而非[nin<sup>53</sup>]），可見海豐閩語[nin<sup>53</sup>]置於動詞前表動作反覆之用法，亦與客家話的影響相關。簡言之，海豐閩語用[nin<sup>53</sup>]這個音節複製了客家話動詞前表動作反覆、動詞後表狀態持續結構之不同功能。基於此，海豐閩語[nin<sup>53</sup>]借用客家話的功能，則並不單一。從這個角度上看，海豐閩語對客家話語法成分的「複製」，符合語言接觸引發結構複製的常態。因本文集中論述海豐閩語的持續體貌問題，故對持續體貌以外的語法功能並不展開論述，特此說明。

26. 本文所言「直接借用」，意謂海豐閩語的事件持續標記直接借自粵語，與粵語具有承襲關係。須指出的是，由於海豐閩語與粵語皆為漢語方言，其持續標記的歷史淵源完全可能一樣，如羅自群(2005)就曾論證粵語的「住」實為「著」，與其他漢語方言淵源有一致性。語源一致並不構成彼此的借用關係，故非本文所稱「直接借用」。因此所謂「直接借用」，與語源是否一致並沒有蘊含關係，特此說明。

為有關的某種狀態的持續」，如「睇住」（意謂：看著），<sup>27</sup>後者出現在動詞短語之後，表示動作、狀態的存續，如「講唔講得俾佢聽住？」（意謂：能不能說給他聽？）<sup>28</sup>。由於「事件持續」的對象是句子所述情況，故「事件持續標記」須置於句末或小句之末。如此，能與海豐閩語事件持續標記相對應的，應為粵語的「住<sub>2</sub>」。然而，粵語「住<sub>2</sub>」的出現有語法條件限制，並非所有的句子都能用「住<sub>2</sub>」。鄧思穎(2009)詳細總結了作為句末助詞「住<sub>2</sub>」的四項語法限制，將粵語「住<sub>2</sub>」的語法特點與海豐閩語的[tsu<sup>22</sup>]作比較，可見兩者的差異。

首先，粵語的「住<sub>2</sub>」只能出現在否定句，不能出現在肯定句。海豐閩語的[tsu<sup>22</sup>]並無此限制，如在粵語中(38)不合法<sup>29</sup>：

(38) \*佢講個答案住。(他暫時把答案說出來。)

而在海豐閩語中(39–41)皆合法：

(39) 時間還早[tsu<sup>22</sup>]。(時間還早著呢。)

(40) 湯正[lo<sup>223</sup>]滾[tsu<sup>22</sup>]。(湯正在煮著呢。)

(41) 你細[tsu<sup>22</sup>]，唔好食薰啊。(你還小著呢，不能抽煙啊。)

第二，粵語「住<sub>2</sub>」必須跟否定詞位於同一小句內，距離不能太遠，例如(42b)成立而(42a)不成立：

(42) a. \*我唔贊成佢講個答案住。(我不贊成他(暫時)把答案說出來。)

b. 我贊成佢唔講個答案住。(我贊成他暫時不把答案說出來。)

海豐閩語的[tsu<sup>22</sup>]同樣無此限制，(43a)與(43b)皆可成立：

(43) a. 我唔贊成伊講個答案[tsu<sup>22</sup>]。(我不贊成他把答案說出來呢。)

b. 我贊成伊唔講個答案[tsu<sup>22</sup>]。(我贊成他不把答案說出來呢。)

第三，粵語「住<sub>2</sub>」可與否定詞「唔」（不）、「咪/唔好」（別、不要）、「未」（還沒）共現，但不能與「冇」（沒有）搭配，例如：

(44) 唔/咪/唔好/未/\*冇唱歌住。(暫時不/沒/別/還沒唱歌。)

27. 參考彭小川(1996:216)。

28. 參考侍建國(2007:416–417)。

29. 例句(38–50)中，粵語例句來自鄧思穎(2009)，海豐閩語例句則為調查所得，並參考楊必勝、陳建民(1996:133)。

海豐閩語以「唔」表示「不」，以「[mai<sup>223</sup>]/唔好」表示「別、不要」，以「未」表示「還沒」，以「無」表示「沒有」，如海豐閩語與粵語共享與否定詞的搭配限制，則要求[tsu<sup>22</sup>]不能與「無」共現。不過，據調查，海豐閩語的[tsu<sup>22</sup>]能與「無」共現在句子中，如：

(45) 伊無食[tsu<sup>22</sup>]。(他沒吃飯呢。)

(46) 伊無唱歌[tsu<sup>22</sup>]。(她沒唱歌呢。)

第四，粵語「住<sub>2</sub>」出現的句子表示動態，不表示靜態，例如(47–48)皆不成立：

(47) \*佢唔知呢件事住。(他不知道這件事。)

(48) \*佢唔係專科醫生住。(他不是專科醫生。)

海豐閩語[tsu<sup>22</sup>]則可出現在表示靜態的句子中，如：

(49) 伊唔知這件事[tsu<sup>22</sup>]。(他不知道這件事呢。)

(50) 伊唔是專科醫生[tsu<sup>22</sup>]。(他不是專科醫生呢。)

綜合而言，海豐閩語的[tsu<sup>22</sup>]在語法特點上無法與粵語的「住<sub>2</sub>」相匹配，使用範圍要比「住<sub>2</sub>」廣，音韻對應亦不直接。我們也無法找到海豐閩語借入粵語「住<sub>2</sub>」後突破粵語「住<sub>2</sub>」使用限制的條件。同時，海豐地區以閩、客語分佈為主，粵語在區域內僅有零星存在，並無強勢分佈，粵語對海豐閩語的影響，主要作用於近代外出務工者及近幾十年通過影視等媒介間接影響地區文化，語言接觸的條件也不夠直接。如此，認為海豐閩語的[tsu<sup>22</sup>]直接借自粵語，不符合語言借用的一般原則，借用的證據不足。

除了粵語，在華南地區的各方言中，位於粵東地區的潮汕閩語用[to<sup>35-21</sup>]表示「事件持續」，粵西地區的雷州、遂溪，海南地區的文昌、三亞、屯昌閩語皆有不同的事件持續體貌表示方式，如：

(51) 雷州：領導開會[tu<sup>33</sup> tsia<sup>55</sup>]。(領導開著會呢。)<sup>30</sup>

(52) 雷州/遂溪：伊繼續食藥[tu<sup>33</sup>]。(他繼續吃藥呢。)<sup>31</sup>

(53) 文昌：天尚早[lu<sup>21</sup>]。(天還早呢。)

30. 語料參考張振興、蔡葉青(1998:26)。

31. 參考林華勇(2014:61)。

(54) 三亞：伊現旦還無落班[lu<sup>53</sup>]。(他這會兒還沒下班呢。) <sup>32</sup>

(55) 屯昌：伊[zian<sup>325</sup>]坐帶[ʔde<sup>35</sup>]講話[lo<sup>33</sup>]。(她還坐在那兒說話呢。) <sup>33</sup>

廣西、粵東地區受閩語影響的客、粵語也有類型相當一致的事件持續標記，如<sup>34</sup>：

(56) 貴港客家話：佢盲結婚[tshoi<sup>212</sup>]。(他還沒結婚呢。)

(57) 貴港粵語：都準備五十了，佢仲未曾結婚[tshuai<sup>335</sup>]。(都快五十歲了，他還沒結婚呢。)

(58) 欽州粵語：都五十歲咯，佢(仲)未結婚[tjhuoi<sup>13</sup>]。(都五十歲了，他(還)沒結婚呢。)

(59) 豐順客家話：哥哥盲結婚[tseu<sup>52</sup> kai<sup>24</sup>]。(哥哥還沒結婚呢。)

細緻考察上述各方言持續標記的種類與用法，可獲悉這種廣東中西部、海南閩語及受閩南語影響之客、粵語共同特徵的來源。據張振興、蔡葉青(1998:158)及林華勇(2014:61)，粵西雷州閩語表示「事件持續」的方式有「VP+[tu<sup>33</sup> tsia<sup>55</sup>]」與「VP+[tu<sup>33</sup>]」兩種，「[tu<sup>33</sup>]」實為表處所介詞結構「[tu<sup>33</sup> tsia<sup>55</sup>]」（意為「在處」）的簡省，「[tu<sup>33</sup>]」相當於「在」。據施其生(2013)與林華勇(2014:61)，粵西遂溪閩語事件持續標記雖僅有「[tu<sup>33</sup>]」，但「[tu<sup>33</sup>]」卻也來自其表示動作持續的處所介詞結構「[tu<sup>33</sup> ta<sup>55</sup>]」，其中「[tu<sup>33</sup>]」也相當於「在」。由上述論證可知，粵西雷州、遂溪閩語的事件持續標記都來源於表處所介詞結構及其簡省形式。這種現象同樣出現在海南閩語。據錢奠香(2002:117)，海南屯昌閩語的持續標記「[lo<sup>33</sup>]」實為「[ʔdu<sup>33</sup>]」的弱化，「[ʔdu<sup>33</sup>]」在屯昌方言中表「(處)在義」，「與共同語的動詞『在』相當」。可見屯昌閩語的事件持續標記亦與表處所的介詞結構關係密切。同時，據林華勇等(2017)，廣東、廣西地區受閩語影響的客、粵語事件持續標記，如上述貴港客家話的[tshoi<sup>212</sup>]、貴港粵語的[tshuai<sup>335</sup>]、欽州粵語的[tjhuoi<sup>13</sup>]、豐順客家話的[tseu<sup>52</sup>]在當地方言中皆是一個相當於「在」義的語素。該文亦認為這種「在」義語素置於句末表持續的用法，與閩語接觸有關，正因語言接觸，導致客、粵語各自選用方言

32. 文昌、三亞語料參考施其生(2013)。

33. 語料參考錢奠香(2002:117)。

34. 語料參考林華勇等(2017)。

中可表處所的「在」義語素進行進一步語法化，因此就有了句末助詞「在」表情況/事態持續的用法。

由諸學者的論述可知，廣東、海南閩語及受閩語影響之客、粵語事件持續標記雖讀法有別，寫法參差，但都源於表處所的介詞結構。雷州、遂溪、屯昌閩語事件持續標記的來源為海豐閩語提供了線索。類比雷州、遂溪、屯昌方言，海豐閩語的事件持續標記，也有源於表處所介詞結構的可能。海豐閩語的[t<sub>su</sub><sup>22</sup>]，相當於雷州、遂溪閩語的[t<sub>u</sub><sup>33</sup>]，亦相當於海南屯昌閩語由[ʔ<sub>du</sub><sup>33</sup>]弱化而來的[l<sub>o</sub><sup>33</sup>]，與貴港客家話、貴港粵語、欽州粵語和豐順客家話句末助詞「在」類型也一致，是表處所介詞結構簡省的結果，[t<sub>su</sub><sup>22</sup>]與[t<sub>u</sub><sup>33</sup>]、[ʔ<sub>du</sub><sup>33</sup>]、[t<sub>shoi</sub><sup>212</sup>]、[t<sub>shuəi</sub><sup>335</sup>]、[t<sub>h</sub>uəi<sup>13</sup>]、[t<sub>seu</sub><sup>52</sup>]等相當於「在」義語素。

論證海豐閩語的[t<sub>su</sub><sup>22</sup>]與粵瓊閩語及受閩語影響之客、粵語持續標記係屬同源，皆來自表處所介詞結構的簡省，[t<sub>su</sub><sup>22</sup>]亦相當於「在」義語素，可在音韻特徵對應與語法功能類同兩方面找到證據。

從音韻特徵上看，粵瓊閩語及受閩語影響之客、粵語的事件持續標記，聲母有[t]、[ʔd]、[ts]、[t<sub>h</sub>]、[t<sub>sh</sub>]之別，塞音[t]、[ʔd]系列主要見於閩語內部，塞擦音[ts]、[t<sub>h</sub>]、[t<sub>sh</sub>]系列主要見於受閩語影響之客、粵語。上文已經論述，海豐地區語言情況複雜，閩客接觸時有發生，海豐閩語事件持續標記的聲母讀塞擦音[ts]，有較大概率是在語言接觸的影響下源自[t] > [ts]音變，即由塞音轉讀塞擦音的結果。這種由塞音轉讀塞擦音的音變，在海豐閩語內部，並不僅限於[t<sub>su</sub><sup>22</sup>]。考察海豐閩語音系，我們發現，有少數福建、粵東、粵西閩南語讀[t]、[t<sub>h</sub>]聲母之字，在海豐閩語中變讀[ts]、[t<sub>sh</sub>]，如「啄」讀[t<sub>sho</sub><sup>ʔ11</sup>]，「塗」讀[t<sub>su</sub><sup>55</sup>]，「推」讀[t<sub>shui</sub><sup>33</sup>]，「悼」讀[t<sub>sau</sub><sup>35</sup>]<sup>35</sup>。可見海豐閩語塞擦音[ts]可與其他閩南語塞音[t]形成音韻對應關係。

至於海豐閩語事件持續標記[t<sub>su</sub><sup>22</sup>]的韻母為[u]，這本就與粵瓊閩語一致。聲調讀低平調更是作為句末助詞的常態。因此，從音韻角度上，海豐閩語[t<sub>su</sub><sup>22</sup>]與粵瓊閩語及受閩語影響之客、粵語的事件持續標記可建立對應關係。

35. 字音參考羅志海(1995:29, 34, 39, 41)。同時，須說明，「啄」字雖有「端」、「知」母兩種聲韻地位，「塗」字雖有「定」、「澄」母兩種聲韻地位，「推」字雖有「透」、「初」母兩種聲韻地位，但根據聲、韻母的搭配，比較反切組合可判定，海豐閩語讀塞擦音聲母的「啄」、「塗」、「推」各字，皆為端系字。

就語法功能而言，海豐閩語事件持續標記與粵瓊閩語及受閩語影響之客、粵語使用特徵一致。首先，兩者都既可出現於肯定句，也可出現於否定句，皆無僅出現在否定句的限制，如上述(39-41)與(51-53)、(55)皆非否定句式。

第二，兩者都無與否定詞的搭配限制，如上述(45-46)與(54)的否定詞正是粵語「住<sub>2</sub>」不能搭配的「無」。

第三，兩者皆既可出現於靜態句式，亦可出現於動態句式，並無粵語「住<sub>2</sub>」不能出現於靜態句式的限制，如上述(49-50)與(53)就是靜態句式的例證。

第四，閩語由表處所介詞結構發展而來的「在」義語素持續標記常可發展出「表確信或申明語氣」用法，此用法早見於唐宋詩文，如「未死會應相見在」（唐·白居易〈山居〉），「天下道理更闢在」（宋·黎靖德《朱子語類》）中的「在」，並非表存在義，而表確信語氣<sup>36</sup>，包括海豐閩語在內的現代粵瓊閩語諸方言亦有此用法，如：

(60) 海豐閩語：許個儂嘅嘢好[tsu<sup>22</sup>]。（那個人非常好呢！）<sup>37</sup>

(61) 潮州閩語：恁以後還有機會遇著[to<sup>21</sup>]。（你們以後還有機會遇到呢。）<sup>38</sup>

(62) 屯昌閩語：伊[ve<sup>55</sup>]來[lo<sup>33</sup>]。（他還要來呢。）<sup>39</sup>

這種用法是粵語「住<sub>2</sub>」所不具備的，如：

(63) 香港粵語：\*你哋以後仲有機會見面住。（你們以後還有機會見面呢。）<sup>40</sup>

由上述論證可見，粵瓊閩語及受閩語影響之客、粵語事件持續標記用法上與海豐閩語趨於一致，皆而有別於粵語。如此，較之認為海豐閩語事件持續標記[tsu<sup>22</sup>]承襲粵語的觀點，將海豐閩語事件持續標記視為廣東及海南閩語的共同特徵看法，更能在語言事實上找到依據。

海豐地區民系複雜，語言接觸時有發生，今天的海豐閩語表示所在義的動詞已音同於潮汕閩語讀[to<sup>35</sup>]，與表示事件持續體貌的標記

36. 參黃曉雪(2007)。

37. 海豐閩語例句參考楊必勝(1996)。

38. 潮州閩語例句為調查所得。

39. 屯昌閩語例句參錢奠香(2002: 117)。

40. 香港粵語例句為調查所得，發音合作人兩位：LYN，女，調查時34歲，居住香港島；LPS，女，調查時31歲，居住香港九龍。

[tsu<sup>22</sup>]在讀音上存在距離。正是這種讀音差距，掩蓋了其源於表處所介詞結構的事實。而從標記與其他閩語的音韻對應與語法功能看，海豐閩語的[tsu<sup>22</sup>]與粵瓊閩語的事件持續標記音韻對應有線索，語法功能類型相當一致。這種一致性遠超過海豐閩語事件持續標記與粵語句末助詞「住<sub>2</sub>」的關係。海豐閩語與廣東、海南閩語皆屬閩南語系統，歷史上移民路線有重疊，且這些地區都處在多語多方言接觸地帶，語言接觸形成的層次足以覆蓋方言原有層次。因此，今天海豐閩語表存在義的動詞同於粵東潮汕方言讀[to<sup>35</sup>]，表事件持續的標記則讀[tsu<sup>22</sup>]。語音差距導致的源流不明須由音韻對應關係、語法功能類型補證。基於海豐閩語與廣東閩語、海南閩語事件持續標記在音韻對應上可建立關係、語法功能類型完全一致的表現，我們認為，海豐閩語事件持續標記與粵西雷州、遂溪，海南屯昌、文昌、三亞等地閩語一致，屬於來自表處所介詞結構簡省的形式。這種來自表處所介詞結構的簡省形式與福建、潮汕等地閩語亦具來源一致特徵，為閩語事件持續標記的共性。

## 5. 結語

根據上文對海豐閩語持續體貌形式與標記的描寫與論述，海豐閩語持續體貌的特徵與來源詳見下表：

表 1. 海豐閩語持續體貌的形式、標記特徵及來源

持續體貌分類		持續體貌表示形式	標記	標記來源
動作持續		[to <sup>35-223</sup> ]+V	[to <sup>35</sup> ]	潮汕閩語
狀態持續	動作狀態持續	V+[nin <sup>53</sup> ]	[nin <sup>53</sup> ]	客家話
	結果狀態持續	V+[nin <sup>53-223</sup> ]+O V+[nin <sup>53-223</sup> ]+O+[to <sup>35-223</sup> hi <sup>53</sup> ] V+O+[to <sup>35-223</sup> hi <sup>53</sup> ]		
	伴隨狀態持續	V+V... / V+[a <sup>33-223</sup> ]+V		
事件持續		VP+ [tsu <sup>22</sup> ]	[tsu <sup>22</sup> ]	閩語共性

由表 1 可見，海豐閩語持續體貌有三個不同的標記，分別為表示動作持續的[*to*<sup>35</sup>]，表示狀態持續的[*nin*<sup>53</sup>]和表示事件持續的[*tsu*<sup>22</sup>]。三個標記來源各異，動作持續標記源於譜系相同，地緣關係密切的粵東潮汕閩語，狀態持續標記則源於區域內接觸頻繁的客家話，事件持續標記與廣東、海南閩語，乃至福建閩語皆具有類型一致特徵，是閩語表處所介詞結構簡省的結果。

海豐閩語的形成與福建閩語、粵東潮汕閩語關係密切，因地緣因素，又與客家話有直接的接觸可能。海豐閩語三種持續體貌標記的存在，正是區域語言接觸、語法特徵競爭的結果。探究海豐閩語持續體貌標記的特徵與來源，對與海豐閩語同樣處在多語多方言接觸地帶的漢語其他方言，具有類型學意義。上文提及的雷州、遂溪、文昌、屯昌、三亞等地方言，亦有因語言接觸、形式競爭形成的持續體貌標記差異，因此施其生(2013)認為「雷州片、海南片的閩語在體貌系統及體貌形式的來源上與福建-台灣片及潮汕片有較大差異。」這種形式與來源上的差異亦是接觸與競爭導致的結果。這類與海豐閩語持續體貌類型平行的語法現象，應是語言接觸、語法層次競爭研究的重要素材。本文拋磚引玉，希冀有更多材料與論述豐富語言接觸、語法層次競爭的事實與理論。

## 謝辭

本文為澳門大學 SRG 項目「粵瓊閩語音韻演變與歷史層次研究」(SRG2020-00003-FAH) 成果，論文語料調查亦獲香港政府衛奕信勳爵文物信託基金項目「香港閩南漁民方言來源探究」(HAB/C 27/9/124) 資助，《語言暨語言學》匿名評審專家為本文修訂提出精湛細緻意見，諸位調查發音合作人為本文提供準確語料，特此致謝，文中疏漏，責在作者。

## 參考文獻

- Bybee, Joan & Perkins, Revere & Pagliuca, William. 1994. *The evolution of grammar: Tense, aspect, and modality in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ao, Zhiyun (曹志耘). (eds.) 2008. *Hanyu fangyan dituji: Yufajuan* 漢語方言地圖集·語法卷 [Linguistic atlas of Chinese dialects: Grammar].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Chang, Song Hing (張雙慶) (eds.) 1996. *Dongci de ti* 動詞的體 [Aspect of verbs]. Hong Kong: T.T. Ng Chinese Language Research Centr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Chen, Manjun (陳曼君). 2017. Minnan fangyan chixuti biaoji “lie” de lai yuan jiqi yufahua 閩南方言持續體標記「咧」的來源及其語法化 [The origin and grammaticalization of the durative aspect marker *lie* in the Southern Min dialects]. *Yuyan Kexue* 語言科學 [Linguistic Sciences] 2017(4). 384–405.
- Chen, Zeping (陳澤平). 1996. Fuzhou fangyan dongci de ti he mao 福州方言動詞的體和貌 [Aspects of verbs in Fuzhou Dialects]. In Chang, Song Hing (張雙慶) (ed.), *Dongci de ti* 動詞的體 [Aspects of verbs], 225–253. Hong Kong: T.T. Ng Chinese Language Research Centr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Cheung, Hung-Nin Samuel (張洪年). 2007. *Xianggang Yueyu yufa de yanjiu* 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 [A grammar of cantonese as spoken in Hong Kong]. Revised edn.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 Chiang, Min-hua (江敏華). 2013. Taiwan Kejiahua dongqu jieouguzhong yu timao youguan de chengfen 台灣客家話動趨結構中與體貌有關的成分 [Aspect-related components in the verb-directional constructions of Taiwan Hakka].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4(5). 837–873.
- Comrie, Bernard. 1976. *Aspec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verbal aspect and related problem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ditorial Committee of *Puning Gazetteer* (普寧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ed.). 1995. *Puning xianzhi* 普寧縣志 [Puning gazetteer]. Guangzhou: Guangdo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Editorial Committee of *Huizhou Gazetteer* (惠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ed.). 2008. *Huizhou shizhi* 惠州市志 [Huizhou gazetteer].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 Heine, Bernd & Kuteva, Tania. 2002. *World lexicon of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CBO9780511613463>
- Heine, Bernd & Kuteva, Tania. 2003. On contact-induced grammaticalization. *Studies in Language* 27(3). 529–572. <https://doi.org/10.1075/sl.27.3.04hei>
- Heine, Bernd & Kuteva, Tania. 2005. *Language contact and grammatical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CBO9780511614132>
- Huang, Dinghua (黃丁華). 1958. Minnan fangyan de xuziyan “zai, zhe, li” 閩南方言的虛字眼「在、著、裡」 [Function words *zai, zhe, li* in the Southern Min dialects].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958(2). 81–83.
- Huang, Xiaoxue (黃曉雪). 2007. Shuo jumo zhuci “zai” 說句末助詞「在」 [On the clause final particle *zai*]. *Fangyan* 方言 [Dialect] 2007(3). 232–237.
-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所) &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 & Language Information Sciences Research Centr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城市大學語言資訊科學研究中心). 2012. *Zhongguo yuyan dituji* 中國語言地圖集 [Language atlas of China]. 2nd ed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Kwok, Bit-Chee (郭必之) & Lin, Huayong (林華勇). 2012. Lienjiang Yueyu dongci houzhi chengfen “dao” de lai yuan he fazhan: Cong yuyan jiechu de qiaodu wei qierudian 廉江粵語動詞後置成分「倒」的來源和發展—從語言接觸的角度為切入點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ost-verbal *dao* in Lianjiang Yue: A language contact perspectiv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3(2). 289–320.

- Li, Rulong (李如龍). 1996. Quanzhou fangyan de ti 泉州方言的體 [Aspects of verbs in Quanzhou Dialect]. In Chang, Song Hing (張雙慶) (ed.), *Dongci de ti 動詞的體* [Aspects of verbs], 195–224. Hong Kong: T.T. Ng Chinese Language Research Centr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Li, Xinkui (李新魁) & Huang, Jiajiao (黃家教) & Shi, Qisheng (施其生) & Mai, Yun (麥耘) & Chen, Dinfang (陳定方). 1995. *Guangzhou fangyan yanjiu 廣州方言研究* [A study of the Guangzhou dialect]. Guangzhou: Guangdo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Lien, Chinfa (連金發). 2005. Zaoqi Minnanyuzhong duochong gongnenci “chu” de tan-suo: Cong fangwei dao timao 早期閩南語中多重功能詞「處」的探索：從方位到體貌 [Polyfunctionality of 處 in Early Southern Min: From location to aspect]. *Donghai Zhongwen Xuebao 東海中文學報* [Tunghai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29. 251–268.
- Lien, Chinfa (連金發). 2007. Grammaticalization of *pat4* in Southern Min: A cognitive perspectiv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8(3). 723–742.
- Lin, Huayong (林華勇). 2014. *Lianjiang Yueyu yufa yanjiu 廉江粵語語法研究* [A study of the syntax of Lianjiang Cantonese].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Lin, Huayong (林華勇) & Wu, Xueyu (吳雪鈺) & Liu, Zhiling (劉祉靈). 2017. Yuexi fangyan de yizu quyuxing yufa tezheng: Cong “jiechu yinfa de yufahua” yu yuyi ditu xiangjiehe de kuangjia kan 粵西方言的一組區域性語法特徵—從「接觸引發的語法化」與語義地圖相結合的框架看 [A study on a group of grammatical features across Western Yue dialects: Perspectives from contact-induced grammaticalization and semantic map model]. *Bulleti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0(2). 197–213.
- Lin, Lifang (林立芳). 1996. Meixian fangyan dongci de ti 梅縣方言動詞的體 [Aspects of verbs in Meixian dialects]. In Chang, Song Hing (張雙慶) (ed.), *Dongci de ti 動詞的體* [Aspects of verbs], 34–47. Hong Kong: T.T. Ng Chinese Language Research Centr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Lin, Songyu (林頌育). 2008. *Minnan fangyan chixuti biaoji de lai yuan 閩南方言持續體標記的來源* [The derivation of the marker of the durative aspect in the South Min dialects]. Fuzhou: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Master's thesis.)
- Lin, Songyu (林頌育). 2009. Minnan Jiaomeihua de chixuti biaoji 閩南角美話的持續體標記 [The marker of the durative aspect of Minnan dialect spoken in Jiaomei] *Jimei Daxue Xuebao (Zhaxue Shehui Kexue Ban) 集美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Journal of Jime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09(3). 68–74.
- Lin, Songyu (林頌育). 2010. Shilun Minnanhua chixuti biaoji de lai yuan 試論閩南話持續體標記的來源 [Discussion on the original word of the durative aspect marker in the Southern Min dialects]. *Yuyan Kexue 語言科學* [Linguistic Sciences] 2010(4). 386–393.
- Lin, Tiansong (林天送). 2006. *Quanzhou fangyan yufa sibainian de yanbian 泉州方言語法四百年的演變* [The grammar changes during the last 400 years in Quanzhou dialect]. Xiamen: Xiamen University. (Master's thesis.)
- Liu, Danqing (劉丹青). 2008. *Yufa diaocha yanjiu shouce 語法調查研究手冊* [A handbook for grammatical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 Luo, Ziqun (羅自群). 2005. Xiandai Hanyu fangyan biaooshi chixu yiyi de “zhu” 現代漢語方言表示持續意義的「住」 [On the durative aspect marker *zhu* in the modern Chinese dialects].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2005(2). 152–157.
- Luo, Zhihai (羅志海). 1995. *Hiafeng fangyan* 海豐方言 [Haifeng dialect]. Dehong: Dehong Nationalities Publishing House.
- Matthews, Stephen & Yip, Virginia. 2009. Contact-induced grammaticalization: Evidence from bilingual acquisition. *Studies in Language* 33(2). 366–395. <https://doi.org/10.1075/sl.33.2.o6mat>
- Mei, Tsu-Lin (梅祖麟). 1989. Hanyu fangyan li xuci “zhe” zi sanzong yongfa de lai yuan 漢語方言裡虛詞「著」字三種用法的來源 [The origin of the three uses of the Mandarin function-word *zhe* in Chinese dialects]. *Zhongguo Yuyan Xuebao* 中國語言學報 [Chinese Linguistics: The Journal of Linguistic Society of China] 3. 193–216.
- Pan, Jiayi (潘家懿). 1996. Haifeng fangyan sanshinian lai de yanbian 海豐方言三十年來的演變 [The changes of Haifeng dialect in the past thirty years]. *Fangyan* 方言 [Dialect] 1996(4). 267–271.
- Pan, Jiayi (潘家懿) & Zheng, Shouzhi (鄭守智). 2010. Yuedong Minnanyu de fenbu ji fangyanpian de huafen 粵東閩南語的分佈及方言片的劃分 [Redistribution of Southern Min dialect in Eastern Guangdong] *Taiwan Yuwen Yanjiu* 臺灣語文研究 [Journal of Taiwa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5(1). 145–165.
- Peng, Xiaochuan (彭小川). 1996. Guangzhouhua de dongtai dongci “zhu” 廣州話的動態助詞「住」 [The dynamic *zhu* in Guangzhou dialect]. In Hu, Mingyang (胡明揚) (ed.) *Hanyu fangyan timao lunwenji* 漢語方言體貌論文集 [Essays on aspect of verbs in Chinese dialects], 205–225. Nanjing: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 Qian, Dianxiang (錢奠香). 2002. *Hainan Tunchang Minyu yufa yanjiu* 海南屯昌閩語語法研究 [A study of the syntax in Tunchang Min dialect]. Kunming: Yunnan University Publishing House.
- Shi, Jianguo (侍建國). 2007. Guangzhouhua chixu timao ciwei fenlei 廣州話持續體貌詞尾分類 [Classification of verb suffixes of continuance in Cantonese]. In Xu, Jie (徐杰) & Zhong, Qi (鍾奇) (eds.), *Hanyu cihui, jufa, yuyin de xianghu guanlian* 漢語詞彙·句法·語音的相互關聯 [Interface in Chinese: Morphology, syntax and phonetics], 411–424. Beijing: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 Shi, Qisheng (施其生). 1996. Shantou fangyan de ti 汕頭方言的體 [Aspects of verbs in Quanzhou Dialect]. In Chang, Song Hing (張雙慶) (ed.), *Dongci de ti* 動詞的體 [Aspects of verbs], 161–194. Hong Kong: T.T. Ng Chinese Language Research Centr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Shi, Qisheng (施其生). 2013. Minnan fangyan de chixu timao 閩南方言的持續體貌 [On the durative aspect of Southern Min dialects]. *Fangyan* 方言 [Dialect] 2013(4). 289–306.
- Tang, Szewing (鄧思穎). 2009. Yueyu jumo “zhu” he kuangshi xuci jiegou 粵語句末「住」和框式虛詞結構 [The sentence final particle *zhu* and the discontinuous constructions in Cantonese].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2009(3). 234–240.

- Wang, Jianshe (王建設). 2004. Cong Ming Qing Minnan fangyan xiwen kan “zhe” de yufahua guocheng 從明清閩南方言戲文看「著」的語法化過程 [Grammaticalized process of *zhe* as seen from actor’s lines of South Fujian dialect during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uaqiao Daxue Xuebao (Zhaxue Shehui Kexue Ban)* 華僑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Journal of Huaqiao University (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s)] 2004(3). 128–132.
- Wang, Jianshe (王建設). 2010. Zailun Quanzhouhua wanchengti he chixuti zhuci [lǎ<sup>0</sup>] de lai yuan 再論泉州話完成體和持續體助詞[lǎ<sup>0</sup>]的來源 [A further discussion on the source of tense auxiliary [lǎ<sup>0</sup>] in Quanzhou dialect]. In Lin, Huadong (林華東) (ed.), *Hanyu fangyan yufa xin tansuo* 漢語方言語法新探索 [New exploration on the grammar of Chinese dialects], 87–92. Xiamen: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 Wu, Fuxiang (吳福祥). 2009. Yufahua de xin shiye—Jiechu yinfa de yufahua 語法化的新視野——接觸引發的語法化 [A new perspective on grammaticalization: On contact-induced grammaticalization]. *Dangdai Yuyanxue* 當代語言學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2009(3). 193–206.
- Wu, Jianxin (吳建新). 1991. Mingqing Guangdong renkou liudong gaiguan 明清廣東人口流動概觀 [An overview of population mobility in Guangdong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Guangdong Shehui Kexue* 廣東社會科學 [Social Sciences in Guangdong]. 1991(2). 38–45.
- Wu, Qiuli (吳秋麗). 2008. *Quanzhou fangyan jieci yanjiu* 泉州方言介詞研究 [A study on the proposition in Quanzhou dialect]. Fuzhou: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Master’s thesis.)
- Wu, Ruiwen (吳瑞文). 2011. Mindong fangyan “jinxing/chixu” tibiaoji de lai yuan yu fazhan 閩東方言「進行/持續」體標記的來源與發展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rogressive/durative’ aspectual markers in the Eastern Min dialect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2(3). 595–626.
- Yang, Bisheng (楊必勝) & Chen, Jianmin (陳建民). 1996. Haifenghua dongci de tai 海豐話動詞的態 [Verbal aspects in Haifeng dialect]. In Yang, Bisheng (楊必勝) & Pan, Jiayi (潘家懿) & Chen, Jianmin (陳建民) (eds.), *Guangdong Haifeng fangyan yanjiu* 廣東海豐方言研究 [A study of the Haifeng dialect in Guangdong], 75–99.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Press. (Also published in *Yuyan Yanjiu* 語言研究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 115–129.)
- Yang, Bisheng (楊必勝). 1996. *Haifenghua de Yuqici* 海豐話的語氣詞 [Modal particles in Haifeng dialect]. In Yang, Bisheng (楊必勝) & Pan, Jiayi (潘家懿) & Chen, Jianmin (陳建民) (eds.), *Guangdong Haifeng fangyan yanjiu* 廣東海豐方言研究 [A study of the Haifeng dialect in Guangdong], 118–149.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Press.
- Yang, Hsiufang (楊秀芳). 1992. Cong lishi yufa de guandian lun minnanhua “zhe” ji chixu-mao 從歷史語法的觀點論閩南語「著」及持續貌 [Tu and the continuous form in the Min-nan dialect]. *Hanxue Yanjiu* 漢學研究 [Chinese Studies] 10(1). 349–394.
- Yang, Yonglong (楊永龍). 2005. Cong wenjinyi xingrongci dao chixuti zhuci: Shishuo ding, wending, shi, lao, wen, jin de yufahua 從穩繫義形容詞到持續體助詞：試說「定」、「穩定」、「實」、「牢」、「穩」、「繫」的語法化 [From adjectives meaning “stable” to continuous aspect markers: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ding*, *wending*, *shi*, *lao*, *wen*, *jin* in Chinese].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2005(5). 408–417.

- Zeng, Nanyi (曾南逸) & Li, Xiaofan (李小凡). 2013. Cong Mingqing xiwen kan Quanzhou fangyan tibiaoji  $l\partial^{55} / l\partial^0$  de yufahua 從明清戲文看泉州方言體標記「咧」的語法化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l\partial^{55} / l\partial^0$  in the Quanzhou dialect from the evidence of the Quanzhou scripts in Ming and Qing].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2013(3). 205–214.
- Zhang, Yanjie (張燕潔). 2013. Guangdong Chenghai Minyu de jinxingti he chixuti 廣東澄海閩語的進行體和持續體 [The progressive aspect and durative aspect of Chenghai Min dialects in Guangdong Province]. *Guangdong Jishu Shifan Xueyuan Xuebao* 廣東技術師範學院學報 [Journal of Guangdong Polytechnic Normal University] 2013(10). 99–105.
- Zhang, Zhenxing (張振興) & Cai, Yeqing (蔡葉青). 1998. *Leizhou fangyan cidian* 雷州方言詞典 [Dictionary of Leizhou dialect]. Nanjing: Jiangsu Education Press.
- Zheng, Zhijun (鄭至君) & Kwok, Bit-Chee (郭必之). 2017. Yuedong Minnanyu de fenqun 粵東閩南語的分群 [Subgrouping of Southern Min dialects spoken in Eastern Guangdong]. In Editorial Committee of *Yuyanxue luncong*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語言學論叢》編委會) (ed.), *Yuyanxue luncong* 語言學論叢 [Essays on linguistics], vol. 56, 120–142.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Zhou, Changji (周長楫) (ed.). 2006. *Minnan fangyan dacidian* 閩南方言大詞典 [Dictionary of Southern Min dialects]. Fuzhou: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sources of the durative aspectual markers in Haifeng Min dialects

It is recognized that durative aspects and aspectual markers are related to prepositional structures in the Min dialects. But, in the Haifeng Min dialect (HFM), which located in a language contact zone, there are three aspectual markers [to<sup>35</sup>], [nin<sup>53</sup>], [tsu<sup>22</sup>] to indicate duration of action, state, or even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markers are varied and the sources of [nin<sup>53</sup>] and [tsu<sup>22</sup>] are unknown. To describ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markers and explore their sources, we have relied on the comparative method and the theory of language contact. We make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1) [to<sup>35</sup>] must come from Chaoshan Min, because of geographic and genetic closeness to Haifeng Min; (2) [nin<sup>53</sup>] is from Hakka, due to constant contact with HFM; and (3) [tsu<sup>22</sup>] is traceable to HFM contact with Guangdong, Hainan, and other Southern Min dialects, which likewise omit prepositional structur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sources of the durative aspectual markers in HFM have typological significance for dialects located in multilingual/multidialectal zones.

**Keywords:** Haifeng Min, Hakka, durative aspectual markers, language contact

*Author's address*

Yuhang Xu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aculty of Arts and Humanities  
University of Macau  
Room 2081, E21A  
Avenida da Universidade  
Taipa, Macau 00853  
China  
xyh2005@gmail.com

**Publication history**

Date received: 17 October 2018

Date accepted: 13 December 2019